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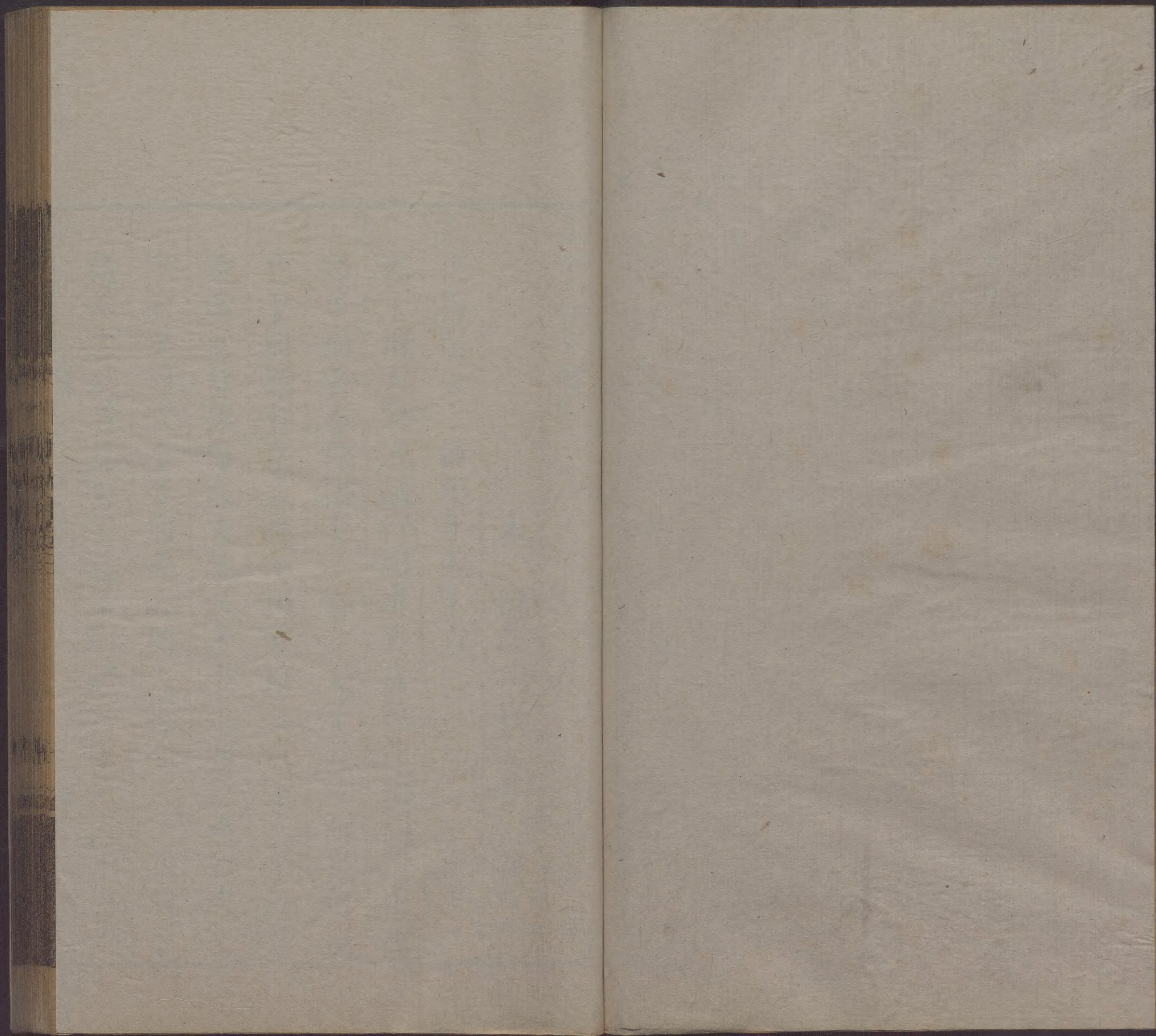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Inches
Centimetres

傳 616-11
556
部二
=2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孔子編年卷三

宋 績溪胡仔元任 撰

乙巳魯定公十四年年五十六

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遽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

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葉華本作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六主今作七子誤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以上家語始誅與聞國政三月粥

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今作之爲誤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匹今作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

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於大夫孔子遂行宿於屯

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

游哉聊本作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

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

也夫孔子世家。謹按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去魯適衛孔子世家皆叙於定

十四年江氏永謂春秋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圍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夫子必不在位又據魯

郊常在春以為去魯實在十三年春史記孔子世家既書女樂去魯事于定十四年而魯世家又書

于定十二年衛世家又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當魯定十三是自相牴牾也論語序

說從孔子世家與是編同當以此為正。孔庭摘要五十六歲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去魯適衛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

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至衛

主於子路妻兄顏雝由孔子世家。按本作濁衛鄉此作雝由據孟子

之執政有欲孔子昵已者於是大夫王孫賈問曰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憲何謂也孔注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謹

按以上衛之執政云云係本此增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

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論語有增潤。閻氏若璩曰孔子時

衛都濮陽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為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鄭氏環曰此夫子周流之始而第一次適衛也庶哉之嘆儀封人之見當在此時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

論語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

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

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

衛將適陳

謹按金仁山以此為孔子適陳之始汪氏份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被圍圍

解過蒲月餘反衛匡蒲皆衛邑距衛都甚近既自蒲反衛蓋是年欲適陳而不果矣仁山謂孔子實

已至陳考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之未審也

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禮記

檀弓疏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又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之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

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

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家語

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然罷江氏承曰解圍當從家語此時豈有甯武子

後得去孔子世家

過蒲子路時為蒲大夫孔子入其境以上有刪潤曰善

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

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

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

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

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

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

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善

乎家語

辯政在蒲時子路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

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否則汝之見罪必矣家語

致

思居月餘復反於衛主蘧伯玉

本孔子世家○謹按此第二次至衛

孔子嘗稱蘧伯玉曰君子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本論語有增潤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吾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在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

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而去孔子世家

去衛過曹適宋孔子世家。江氏承曰去衛過曹適宋地相接也然史記云是歲魯

定公卒則是十五年恐不然當是十四年謹按江氏以孔子去魯為在十三年故以過曹適宋為在

十四年此從孔子世家以歸女樂去魯為在十四年據孔子世家去魯適衛居十月去衛過匡過蒲

月餘反衛又居月餘去衛過曹去曹適宋則恐非一年中事疑此或因史記文相連而彙編於此詳

後見宋君宋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

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

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柰

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某者多矣而未有若主

君之問某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某聞

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

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

尊天敬神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

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

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

云耳家語賢君

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

拔去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世家。朱子曰在宋

事謹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書孔子過宋桓魋惡

之於宋景公二十五年宋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三誤

自宋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人或謂子貢

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

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

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

哉然哉孔子世家

有刪潤

丙午魯定公十五年五十七孔庭摘要五十

自鄭適陳主於司城貞子汪氏份曰孔子微服過

年居陳三載至哀公二年反衛尋適晉臨河而反

復如衛又自衛如陳至哀公四年乃自陳適蔡此

五年之中孔子凡兩番至陳謹按閻氏若璩亦以

孔子二次在陳定公十五年為孔子至陳之始金

仁山謂孔子三至陳非。孟子主司城貞子為陳

侯周臣趙注司城貞子宋卿也閻氏若璩曰司城

貞子若為陳官孟子則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阨主

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警由同一書法矣

何必先繫其官及謚然後歸於為陳之臣乎正以

本為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為陳臣故得為孔子

之主人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謹按左傳

宋以武公諱廢司空為司城故司城為宋官以宋

官而臣於陳故著其為陳臣也陳侯周即懷公子

潛公史記潛公名越索隱潛公名周當從孟子

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罍矢長尺有咫

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以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世家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

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定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

言者也

左傳。江氏永曰據史記年表陳世家至陳當定十四於是子貢反魯十五年春有

觀邾子執玉之事五月公薨夫子言賜不幸言而中在陳言之也謹按孔子世家以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歸女樂去魯同敘于定十四年則去魯必不在正月也又孔子以郊禘不至去魯而魯郊常在三月則去魯當以三月可知去魯適衛居十月而後去衛過匡過蒲月餘反衛又月餘而去衛

過曹豈皆一年事孔子世家于過曹下接云是歲魯定公卒明其在十五年也去曹適宋適鄭至陳則皆敘于定公卒之後竊疑據史記自去衛過匡而下當爲定十五年五月以前事去曹適宋而下當爲五月以後事江氏因孔子適鄭有鄭人或謂子貢語十五年春子貢又有在魯觀朝之事因謂至陳在十四年於是子貢反魯又以夫子言賜不幸爲在陳言之皆屬臆擬之辭不知適鄭至陳在五月後子貢以正月在魯而後從夫子適諸國何不可乎是編紀邾子來朝事在適陳後者以上皆出孔子世家故欲使敘次相承也又按適陳斷在十五年史記年表陳世家于潛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書適陳與孔子世家異蓋誤

丁未魯哀公元年年五十八

在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

馬期以告孔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論語

戊申魯哀公二年年五十九

孔庭摘要五十九歲適衛適晉及河反衛如陳

居陳已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

被寇

此下史記本有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數語此不錄說見後

孔子於是去陳將復適衛過蒲

史記本作於是孔子去陳過蒲家語

作孔子適衛路出于蒲

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

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
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
命已矣也一作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挺劍合

眾將與之戰八字本家語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

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謹按

此第三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孔子世家。江氏永曰莊子言削迹於衛或在此時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

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

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

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

公曰善然不伐蒲是時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

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以上孔子世家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本論語有

刪自衛將適晉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

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

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
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本孔子世家有刪潤

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曰某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
以益矣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
益矣曰某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而深
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為人矣
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

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

王操也

孔子世家有刪潤。索隱師襄子魯人即擊磬襄閻氏若璩曰孔子在衛年五十九

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三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為職守豈容抽身至衛俾孔子從之學乎謹按歷聘紀年二十八歲學琴于師襄亦誤

適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嘆曰
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

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乃從政某聞之也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烏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某哉乃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反於衛謹按此第四次適衛復主蘧伯玉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孔子世家。內與世家異字者多從

家語。索隱此魯哀二年也

己酉魯哀公三年年六十

編年世紀是歲孫伋生少孔子五十九歲

在陳

魯桓宮僖宮災孔子聞之曰其桓僖乎

本春秋左傳陳

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家語
辨物

秋季桓子病春秋哀三年七月輦而見魯城喟然

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

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

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

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

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

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

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與本

乎下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

子為招云孔子世家○朱子曰史記以論語歸與

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

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

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閻氏若璩曰孔子在陳凡

二次一居於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

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

庚戌史記世家竝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

論語余謂三年己酉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

將行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

云蓋興起于魯之召求之歸于情事為得惜乎錯

庚戌魯哀公四年年六十一孔庭摘要六十

自陳適史記作遷蔡孔子世家○江氏永曰按此哀四

新蔡故地已屬楚葉公兼治之遷蔡蓋就葉公

辛亥魯哀公五年年六十二孔庭摘要六十歲自蔡如葉

自蔡如葉孔子世家○謹按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是哀四年也又云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是哀五年也鄭氏環曰此蓋葉公招而應之江氏永曰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

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葉公因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

父隱直在其中矣它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

不對孔子聞之曰爾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內有與論語異者係從史記

去葉反於蔡孔子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

子路問津焉集注時孔子自楚反乎蔡閻氏若璩曰世家文楚乃葉字葉雖楚邑距蔡

密邇哀六年孔子方至楚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曰為孔某曰

是魯孔某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某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論語○內與論語異者係從史記謹按長沮以下史記繫於去桀反蔡後

壬子魯哀公六年年六十三

孔庭摘要六十三歲留陳蔡問有絕糧之厄

吳伐陳

春秋哀六年吳伐陳

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

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

從之今作

拜禮○汪氏份曰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蓋自四年至六年蔡而葉葉而蔡楚聘之

而乃至楚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

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

謹按絕糧事朱子以爲據論語當在去衛如陳時是哀二年江氏承

以爲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蓋道途間資用乏
絕不必有兵圍之事鄭氏環曰家語素王事記歷
聘紀年俱繫絕糧於楚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誦
救陳之年與世家同

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
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
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
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
行安有王子比干以上孔子世家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

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
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
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以上家語在厄子路

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
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
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
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
修爾道而求爲容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

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見楚昭王昭王以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以上孔子世家時陳蔡弟子從孔子者皆不及門鄭注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故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

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皆升堂入室者也當時弟子學業者三千人高弟七十

其尤賢者十人而已本論語家語史記有刪潤

適楚中道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烹一作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家語致思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以上孔子世家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

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

茲在茲山已率當可矣秋楚子軫卒左傳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

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

疏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謹按史記叙接輿歌在楚昭王卒後

自楚反乎衛孔子世家○此下本有是歲也孔子

此第五次適衛至哀十一年反魯江氏永曰於是居衛又五六年○史記陳世家哀公六年孔子在

陳年表及衛世家哀公十年孔子自陳入衛金仁山據此謂孔子見沮子西後自葉反陳在陳最久

乃自陳反衛明年反魯汪氏份曰孔子世家哀公六年自楚反衛自此至十一年乃自衛反魯無自

葉反陳居陳最久事夏洪基氏謂陳蔡上下之交已絕必無復留陳四年之理朱子既取孔子世家

之說而于年表及陳衛世家所云皆不之從且從朱子可耳 遇舊館人之喪入

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

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

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

之無從也小子行之禮記檀弓

癸丑魯哀公七年年六十四

在衛

先時衛靈公死而世子蒯聵入於戚蒯聵之子出

公輒立

事俱在哀二年

父子爭國孔子既至冉有曰夫子

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是時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

路謂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集注魯哀公之

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謹按

據史記自楚反衛在哀六年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

本春秋傳論語孔子世家有增潤

甲寅魯哀公八年年六十五

在衛

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

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

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

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禮記檀弓

孔子昧且晨興顏回

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
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
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
焉羽翼旣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
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
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
訣孔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家語
顏回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
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
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
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疎貴
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
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
太祖之廟而三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
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於
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

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所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又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家語
廟制

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論語

乙卯魯哀公九年六十六

在衛

衛司徒敬子卒孔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雷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躅行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

家語曲禮子貢問

丙辰魯哀公十年年六十七

在衛史記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陳入衛索隱按左傳及孔子世家是時不見有在陳之文在

陳當哀公之初

蓋年表誤耳

夫人开官氏卒。江氏永曰年譜哀十年夫人开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紱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开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為出母服也伯魚母死當守父在為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為喪出母也鄭氏環曰哀公十年开官氏卒素王事記繫於哀九年誤謹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節是編繫於哀

十一年則亦以拜官氏之卒為在哀十年也江氏說有關於聖蹟之大故補錄夫人之卒而附其說此於

孔子編年卷三

孔子編年卷四

宋 績溪胡仔元任 撰

丁巳魯哀公十一年年六十八

在衛已五年

謹按金仁山氏疑衛有父子之亂夫子不應久居其國然孟子稱孔子於

衛孝公有公養之仕考之春秋史記無所謂孝公者朱子以為疑即出公輒又子路問衛君待子為政而孔子荅以正名則出公欲用孔子而孔子亦欲用衛以正其亂可知孔子用衛則必以正名為先而父子之變可弭矣此其所以久於衛也

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逆之獲甲首八十人宵遁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孔子曰義也是役也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又曰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馬不進也本左傳論語有刪潤

冉求既有功於魯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
性之乎冉求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
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
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
欲召之可乎對曰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孔子世家

衛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曰籓今作籓胡

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

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

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以上左傳會季康子逐

逐左傳疏引作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世家孔子

於是自衛反魯孔庭摘要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

衛反魯史記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

隱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

謹按索隱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
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導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

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
流九十里魚鼈鼃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
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
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
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
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
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
身親之而況於人乎家語致思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

之為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

短者故能久也乃止家語致思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

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今本作子路問之曰

子之哭也豈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

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

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禮記

檀弓。謹按家語正論解亦載此事云孔子適齊過泰山側此類敘於自衛反魯時未詳何據

子游為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

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因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由此澹臺滅明見於孔子然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旣受業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本論語史記弟

子列傳有刪潤

至魯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

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

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某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

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
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
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
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
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
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
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
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
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
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
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
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
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
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
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窬蓬
戶甕牖易衣而出竝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
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
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

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浮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閉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

儒為戲

禮記儒行。鄭注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

館之孔疏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家語儒行解孔子在衛冉求言于季孫以幣延之既至舍哀公館焉問儒行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

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論語。閻氏若

據日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為宰竝為魯司寇時事為聖人之用財既考亦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為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暴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左傳

季孫旅於泰山孔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注冉有

時仕於季氏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是時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黜之曰非吾徒也小子嗚鼓而攻之可也

冉子退朝鄭注冉有臣於季氏朝季氏之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

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論語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論語

叔仲會與孔璇一作旋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

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

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若

自然也家語七十
二弟子解

伯魚之母死母卒在
哀十年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

除之禮記檀弓○謹按孔疏
謂伯魚母出誤辨見前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鄭注舊說云
莒父魯下邑闞氏若

據曰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公懼而城
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

歌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
之西鄙子夏問政亦當在夫子反魯後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

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

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一作戾則民壽矣公曰

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家語
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

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某不
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
貞矣夫子又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
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
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
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
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
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家語三恕○自哀公問至賜
以爲何如六十三字今家語
本無自子貢曰以下文
亦多與今家語本異

戊午魯哀公十二年年六十九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纒放經而拜左傳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

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

季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如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孟武伯問子

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論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論語

吳之伐越也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子使使聘魯
且問之孔子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命發幣於大
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
骨何者爲大孔子曰某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
矣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
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
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漆史記作釐姓
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狄今謂之大人客

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

不過十數之極也

本家語辨物孔子世家。鄭氏環曰按棲越於會稽在哀元年

是時夫子尚未反魯此問當在哀十一年後

魯之君臣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蓋父母之邦且將老焉自周室衰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憂後世之無述也於是
敘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爲百篇古者詩三千餘
篇於是刪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
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
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

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注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

曰夏

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三代所

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與魯太師論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

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若夫禮樂

之說遭秦焚書之變其詳細不得而聞矣

自魯之君臣以下本孔子世家論語有增刪○孔庭摘要自衛反魯不仕乃序書傳禮制詩正樂贊易修春秋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

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

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

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

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

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

云禮記曾子問

曾子又問曰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某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某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

聞諸老聃云曾子又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之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禮記曾子問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

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禮記曾子問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某之間諸葛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

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
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
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
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
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
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
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
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
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
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
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
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酌冕而纒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
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禮記
樂記

曾子事親孝孔子聞居曾子侍坐因爲之作孝經
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本史記弟子列傳何
休公羊傳序有增潤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論語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孔子孔子曰某聞之火伏

而後螿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左傳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

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

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家語致思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人

今作仁

乎孔子作色

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

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務

一作

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

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

市竊

王注竊宜為察

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也

家語

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
某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
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聞一作語其朝

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
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
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
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
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
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

又有大夫史鮪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
不御必待史鮪之入然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
之賢不亦可乎家語賢君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
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
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某知之矣然黍
者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盛菓屬有六而桃
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某聞之君子以賤雪貴
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

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家語子
路初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
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

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

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
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
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論語○孔庭摘要自
衛反魯與羣弟子講

道於洙
泗之上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感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

命何論語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
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
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

○邢疏鄭云是吳大宰嚭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
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
對又子貢
嘗適吳故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
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
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

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禮記檀弓。謹按禮記原本伯高之喪節在伯高死於衛之前家語曲禮子貢問篇亦載此事節次與是編同而文特詳是編文從禮記節次蓋本家語

伯魚卒 孔庭摘要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史記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謹按孔子二十歲生伯魚至是年五十也

孔子編年卷四

孔子編年卷五

宋 績溪胡仔元任 撰

己未魯哀公十三年年七十

在魯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 論語。孔庭摘要七十歲自序爲學漸進之功自十五至七十從心不踰矩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

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

家語
辯物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其父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聞之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後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季

康子又問之亦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

論語有增潤。鄭氏環曰顏子卒於魯哀公十三年己未八月二十三日今之

六月二十三日乃忌辰也家語謂少孔子三十歲誤謂三十一早死亦誤史記索隱引古本家語作

三十二謹按顏淵生于魯昭公二十九年少孔子三十八歲至哀公十三年卒適合年三十二之數

伯魚先顏淵卒一年故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邢疏以顏回少孔子三十歲推之謂顏回先卒又引

王肅家語注以鯉也死為假設之辭閻氏若璩曰如此說豈不笑滾了人但閻氏謂少孔子三十歲

三十下脫七字當為脫八字耳

宓子賤為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

子往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

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

王注云龍宜為龍言前後相因也

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

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

道闕也孔子不說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

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

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

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

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本家語子路初見論語有刪潤。鄭氏環

曰史記弟子列傳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卒年七十三宓子方二十五歲宓子宰單父三年孔

子使巫馬期觀政是弱冠卽宰單父也謹按是
編載子賤生于魯定公七年至是年二十二

孔子嘗有疾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某未達不
敢嘗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某之禱久矣子路又使門人
為臣孔子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
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

論語有
刪潤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

論語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

論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治
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
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
則章甫絢履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
然也某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元裳冕而乘

軒者則志不在於食君斬衰菅菲杖而歆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

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則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一作德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明通而辭不專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

百姓而不傷於本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
曰所謂聖人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明竝日月化
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謂聖人也公曰善哉非
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
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
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
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某亦無所聞焉
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
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
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
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
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
於中寘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
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
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
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旣明此
五者又少畱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家語五
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智能者不信慤而多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身邇

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

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卽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

也又其先世殷王大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
桑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生而不合
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
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
有六國此卽以已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
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
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
也惟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
子之教也

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
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
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
干其君嗜慾無厭而貪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
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
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
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

可乎

五儀解

庚申魯哀公十四年年七十一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
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
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乃反袂拭面涕泣沾
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
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
傷焉先是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舉十二公行事
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其文約其指遠故吳
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
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

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
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然春秋天子之事也故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及是西狩獲麟孔子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
應遂以此絕筆焉

本春秋傳家語辨物
孔子世家有增潤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謂魯人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子路不許季孫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

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
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
義之也由弗能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言人之信之也本左傳論語有刪潤

齊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
恒弑其君請討之論語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

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左傳公曰告夫三子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論語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吾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
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
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
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
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
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
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

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

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殷人以水德王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駢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

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
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
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播殖百
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
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
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
可以多也

家語
五帝

哀公問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
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

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
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
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家語正
論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
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論語

辛酉魯哀公十五年年七十二
在魯

子路為衛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迫
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

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
 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
 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
 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
 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
 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天子焉用孔悝
 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天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
 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

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以上本左傳有刪潤。謹按左傳載此事在哀

十五年冬經在哀十六年春正月杜注以為經書於春者從告又按史記載西狩獲麟之明歲子路死於衛是亦哭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

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禮記檀弓

季羔為衛之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
 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
 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
 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

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
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
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
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
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
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家語
致思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
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

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
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
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家語曲禮
子貢問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
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之
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
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
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
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

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之素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二子之言以

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

吾之志天何與焉

家語本
姓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某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某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

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自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禮記哀公問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

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
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
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
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
寡人固不問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
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
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
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

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
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
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
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
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
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
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
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
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

孔子家語卷五
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
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
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
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
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
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
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
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

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
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
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
也孔子蹴然離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
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
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禮記哀
公問

歌使之聞之

論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哉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此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家語好生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之子孫衰微故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

本論語有增潤

壬戌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

在魯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禮記檀弓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尚左禮記檀弓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

以上禮記檀弓

夏四月己丑也

史記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春秋杜注魯襄

二十二年生至哀十六年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江氏永曰四月己丑當為十一日也此年正月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為己丑鄭氏環曰據孔氏家譜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年譜世表亦同當以杜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為正孔庭

夏時故以二月十八日為聖祖卒日哀公誅之曰

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

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

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

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

非名也君兩失之矣

左傳

弟子葬之魯城北泗上

孔本

子世家。孔庭摘要。是年六月初九日。孔子之喪。葬魯城北泗上。與夫人升官氏合墓。

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

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禮記檀弓。於是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

復三年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

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

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

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

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祠

之焉。諸侯卿相。至先謁之。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

伯魚。鄭氏環曰。家語孔子年十九而娶。一歲年五

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張氏璿曰。按高

氏子略。孔甲問答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則孔

子時子思已長矣。然史記家語俱云子思年六十

二。今考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距穆公之立。已逾

七十年。則六十二豈八十二之誤。與鄭氏環曰子

思生於哀公三年。己酉。先聖卒於哀公十六年。子

思已十四歲。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與魯

繆公見於孟子者。非一孔叢子尤多。六十二定屬

八十二之誤。闕里志子思受業於曾子。嘗著書四

十九篇。傳道孟嘗困於宋。遂作中庸。子思生白。字

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

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

一子高生子順一作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順生

鮒字子魚後名甲著書二十餘篇名孔叢子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

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漢惠帝博士

遷為長沙大傅今本作大守鄭氏環曰長沙國有大傅無大守長九尺六

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

孔庭摘要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漢書同安國為漢武帝博士至臨

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本孔子世家有刪潤

孔子編年卷五

培翬校注

